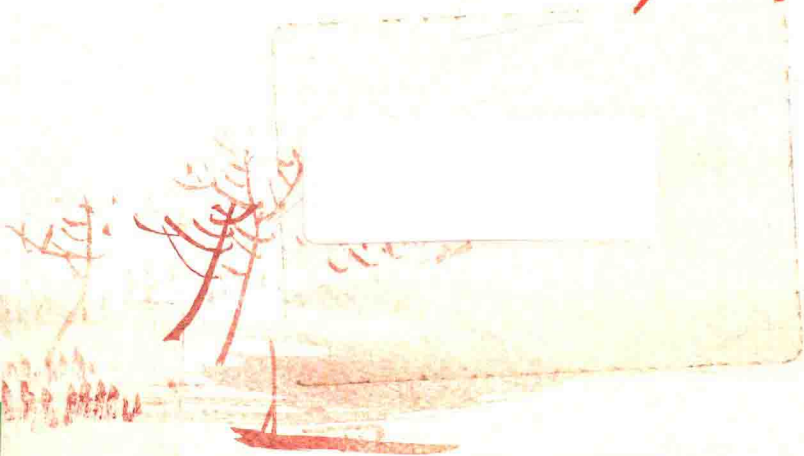


彼岸

庆祖杰 著



彼岸

庆祖杰 著

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 / 庆祖杰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6. 8

ISBN 978-7-5651-2830-1

I. ①彼… II. ①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0859 号

书 名	彼 岸
作 者	庆祖杰
责任编辑	王雅琼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919(总编办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72 千
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2830-1
定 价	28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过自己想要的生活

(代序)

前些年热炒过一件事。

说的是北大培养了个叫陆步轩的屠夫，我在用全拼打他的名字时——居然直接生成了——不由得嫉妒了一下。到底是因为北大而热炒的。岁月横流，卖猪肉的北大陆步轩今年不经意就五十岁了，十多年的刀削斧砍，他的肉卖得很溜，还出了一本《屠夫看世界》，又与同为北大校友、同是“卖肉佬”的陈生开了一所屠夫培训学校，在不经意间填补了一项北大再过一百年也无法填补的空白。陆步轩逆袭，走上了成功的彼岸。逆袭后的陆步轩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北大，沧桑且不失优雅地来了句北大之叹——“应该也不算给母校丢人了。”这一叹，让人由衷地辛酸。为了北大那块招牌，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和自己的生活到底还是隔着一条河。波澜并不起伏，但较劲的是暗流。生活还是没有掌握在他的手上。一如他以前把北大的招牌掖进棉袄，弓着腰走向肉案。

人生的忙碌常常是为了证明自己，而证明自己说白了和自己又没有太大关系——你要从别人的视角中审视自己的坐标——归

根结底是证明给别人看。就像观众和演员，观众看演员时，演员也在看观众，演员比观众在意演员更在乎观众。这话有些绕，但大抵表达出了我的想法。

我们所有的奔波，结果都不属于自己。为何还要乐此不疲，劳其一生？都是欲望在作梗。当你无欲时，生活方能行走在你的脚下。但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是自己的脚能掌握的，因为欲望在我们出生时就如影相随，比我们的肉身长得快多了。故而某地的几个和尚为了摆脱欲望落了发，跑到寺庙里；又为了欲望打在一起，只得出去重新长头发。

不知出于何种原因——原因总归有的，因为我的精神正常，不可能做出无缘无故的事——我们全家卖掉号称南京城“东富西贵”核心区奥体中心的房子，一点不狼狈但有点匆忙地撤出主城，去了距南京绕城公路二十四公里的宝华镇安了家。你可能不知道宝华镇，但你一定知道宝华山、宝华禅寺。那可是国内为数不多可以为和尚发文凭的佛教高等学府。当然，前面那几个打架的就别想了。

我在自己的陋室挂上“物华天宝”四个字，把这次撤离弄得有点自然和华丽的气息。晨钟暮鼓，夕阳西垂，月上山头时，我偶尔会坐在卧室的飘窗上，看近处的宝华山。宝华山粉黛不语，心事重重。她的静默会让我觉得跑错了地方，促使我去想故乡。年龄越大，离乡越久，生养你的水土在你心中的印记就越深。中年实在是个可怕的人生阶段，你的生理在走下坡路，心理却高傲得很，以为自己是个回锅的拳击手，还可以左冲右突一阵。其

实，每一个奔五十岁去的人都知道，你的智慧随着年龄奔跑，智商却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跳舞，蹦来蹦去，还在原地撒欢。

每一座城市都吃了兴奋剂，竞赛似的一个劲疯长。五颜六色的新旧市民们被城市的疯狂压迫得身心疲惫。于是，我们打心底羡慕两种人——渔翁和富翁。羡慕往往以悲情收场，我们做不了打鱼的老人，也不能把自己造就为一个有钱的主。他们在海边的对话，主题只有一个——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是普通人至高的生活境界。我们都懂。

在这个喧嚣的世界，我们连梦中都在为生活忙碌，却不知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如果说，阅读是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门槛最低的富贵待遇，写作则是我抛弃繁芜现实关系的心灵裸泳。摆弄这些文字，既熟悉又淡然，既欢喜又黯然，既有趣又索然。就像遇到镜中的自己，四目相对，无法言表，似是而非。

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。这两年个体和集体——家庭和单位——实在都很忙。唯有忙里偷闲——寻找通过电脑和自己对话的机会。虽只是对生活的加工，要弄成文字还是得费不少心思。可以消费的时间不多，有时一晚一两百字，枯坐半天不知所云，写好的又删除；有时兴起熬到夜半，能弄个四五千的好成绩，小小不言地沾沾自喜一下。不管成效如何，心里觉得充实，还是快乐的成分多一些。

只是以为，这是自己目前还可以想要的生活。

一个中篇《桃花渡》和五个短篇《落水》《轨迹》《骨折》《拆迁》《信仰》放在一起，结集成一本书，并取名《彼岸》，围绕爱

情、工作、生活、教育、精神依托的主题，探寻人到中年时的人生感悟——人两条腿总是一条河流的两岸行走，河流弯弯曲曲，看似有很多的交汇点，实则始终成游离状态。

彼岸是现实，但不是分裂。物质和精神是彼岸，理想和现实是彼岸，城市和农村是彼岸，父母和子女是彼岸，内心和环境是彼岸，工作和生活是彼岸，婚姻和初恋是彼岸。

对生活的基本态度——不能自作多情，也不能自作无情。

有彼岸，才有期盼。



2016年5月12日夜

于宝华小镇

目 录

- 1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（代序）
- 1 桃花渡
- 123 落水
- 148 轨迹
- 174 骨折
- 194 拆迁
- 218 信仰

桃花渡

一

阳历六月，也就是端午节前后。

抢收抢种，是异常紧张的季节。和长江下游各地的农人一样，秦村人也起早贪黑，在各家的水田里忙碌。

似睡还醒，一不小心就打盹儿的太阳，柔弱无骨的风，农田里泛着清波的水，还有嫩绿的禾苗，一起不约而同地懒散。几只春燕上下翻飞，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呼唤。燕子的啼鸣，叩响了农人的心扉。没有引吭，无需热身，只稍稍用力，无词无曲无调的村歌就响了起来。每个人都在忙，每个人仿佛都没听见，每个人又都听得醉醺醺的。驾犁扶耙的农人不由得停止吆喝，笨拙的老牛见有机可乘，慢条斯理地甩甩尾巴，脚步虽然放慢，但蹿起的水花依然四处飞溅。整个田野就是一幅水墨画，给人一览无余的赏心悦目。芒种，忙种，抢的是时间。一招一式，都是高强度的考验。但在秦村的田地里，辛勤的劳作成了享受，是天高地阔

间带着小农气息、自给自足式、自得其乐的愉悦。

村边有条路，是通向镇上的唯一道路。因在圩区，水资源丰富，路要绕过沟沟渠渠和几个水塘，就显得阳刚之气不足而柔润有余，扭扭捏捏地拐了几个弯才跑向远处。

春桃家的田，在路的第一个拐弯口。田和路有着孪生子似的默契——田是个脖子，路就是围在它上面的围巾。过这段路，必定要绕过春桃家的田。在春桃家的田里干活，不用分心就能从水田的倒影看出来来去去的人。这个极小的便利，一不小心成了春桃爸爸徐建盘的福利。徐建盘弓着大腰，左手拿着一把秧苗，右手反复从左手分出一撮，迅速插进田里，动作灵巧。灵巧被不停地复制，就成了机械，成了程序。机械和程序不需要感情后，人就变成了插秧机，还有其他机器。秦村人不相信机器——能够代替人插秧的机器他们只听说过，非常遥远——还是对自己的双手有信心。在插秧的活上，春桃妈妈李兰对徐建盘不屑一顾。夫妻俩一道在田埂头起跑。虽说没有裁判发令，但两人谁也没有抢跑的心，李兰没有，她也不需要。徐建盘更没有，他乐得落在李兰“后面”，越远越好，远到两人之间的水面有一定空间，形成一段安静的水面。水面安静下来，实际是给了徐建盘一面“镜子”，尽管“镜面”稍显浑浊，也就是个出土的唐代铜镜的效果。可贵的是，它让徐建盘不起身就能窥视到路上来来往往的人。有了这面“镜子”，徐建盘总有那么几次会直起身捶着腰，摇头晃脑地在田里搞一段“课间操”。三番五次，他的表演引起了因为超越他而在他身后的李兰的注意。

“你这是替日本鬼子干活呢？一会歇，一会歇的。”牵涉到日本人，李兰的调侃中就有了石子，经过一段飞行，砸向徐建盘时分量已是不轻。

“别提小日本，他们比你狠不了多少。”徐建盘看看小路的远端，同时左顾右盼了一下，“你忘了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李兰不解地问：“什么日子？”

路上没人，徐建盘还是压低了声音：“春桃他们学校今天公布预选成绩！”

“春桃不是要到晚上才回来吗？”李兰看看西边天上的太阳，“还早呢！”

预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特有的一种考试方式，是高考前的选拔性考试，预选的结果决定学生有没有资格参加高考。那时参加高考有严格的指标限制，需要在正式高考前，来一次惨烈的厮杀。春桃就读的临江镇中这一届高三有三个班，两个理科班，一个文科班。一百八十多人，根据县里下达的指标，能走进县城考场的也就六十人左右。五月末预选，被淘汰的直接回家，留下的再复习一个多月，参加七月的高考决战。明知有三分之二的人必须提前回家，但学生和家长谁也不愿先回来的是自己。这不仅关系到上大学的机会，还关系到面子和荣誉。即便过了预选，上大学的机会也是微小的。以临江镇中的水平，每年录取到专科以上的学生不会超过二十人。但谁都会认为，自己就是二十人中的一个。况且，倒在决赛的赛场，终归比在预赛就淘汰要体

面不少。无论什么年代的高考，都靠梦想生存。梦可能在理想中实现，理想也可能在梦中破灭。高考被无数人无奈地诟病，诟病后还得接受它宿命式的“公平”。但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，高中毕业的学生为了赢得高考的资格，在上考场砥砺前行，就先要经历一番血雨腥风。

春桃这届的同学秦村有三个：两个男孩，秦昊和光江，秦昊上的理科，光江选的文科；还有一个女孩守桃，和春桃一样，念的文科。守桃七岁时，妈妈生病去世了，爸爸王铁匠便没再续，借着一炉炭火和一把铁锤，还有常年不绝于耳的叮叮当当声，把守桃拉扯成一个大姑娘。王铁匠供守桃读书，心里却并不希望她考出去。王铁匠有他的想法，守桃大了，自己也不打算再娶，把姑娘留在身边，招个上门女婿，撑起铁匠铺，过日子不是问题。自己老了有依靠，一手带大从未离开的姑娘在身边，心里也踏实。所以，在四个人中，守桃的学习压力最小。王铁匠的目标就是她的目标，她早做好了预选结束就回家的准备。其实，回家是不用准备的，不再去学校挤在人山人海书堆里，就有来无往地完成了任务。

太阳像个赶路的人，走了一天显然累了，坐在西边不远处的老山上歇脚。有水就有山，长江下游的水势平静，堆起的山也比较和缓，不高，不嶙峋，没有气势，所以也不骄傲。可对常年看着长江开阔江面的秦村人来说，老山是雄伟的，阴雨天甚至是深不可测的。只要天晴，秦村人判断一天光阴的结束，都会习惯性地看老山。秦村人祖辈的口头禅是——太阳都落山了，还不抓紧

做饭，抓紧喂鸡关鸭。太阳掉进老山的背面，意味着这一天就结束了。对秦村人来说，起码在视觉上是这样的。

很少有人会在太阳掉进老山背面后，去想山那边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多，但肯定有。光江就是其中一个。光江还只局限于想，到现在他还只是把这个想法放在心里。老山距秦村有段距离，具体多远，没人实测过。光江估计——骑车来回，再加上上山下山，还有在山上逗留的时间——至少得用上小半天的时间。

光江测算的时间，是经过论证的，有着充分的依据。

光江、秦昊、春桃和守桃都没上过幼儿园，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，整个村庄，村庄周围的田地，树木草堆，狗窝猪圈，都是幼儿园。

四个人一起玩着长大，一起上了村里的小学，又一起去镇上上了初中和高中。初中以前他们一道来回，上学放学，相互张罗着一起走。进出看少了一个还会等一等。

初二开始，确切地说，是初二上学期的冬天，他们开始分开去学校。也分开回家。当然，也不是绝对分开，光江和秦昊，春桃和守桃，会各自组合着走。没有人提出要分开，要男的和男的，女的和女的走。他们觉得要分开，就分开走了。就像家里孩子长到一定程度，就要离开父母的床，自己单独睡觉一样。自然，又必然。

只是，这样的分割，敏感的女孩子情不愿，调皮的男孩子也心有不甘。青春期原本就是生命成长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一次

昂贵的想勇往但不能直前的碰撞。分开，是形式上的相对；不分，成了心思上的绝对。他们不约而同就达成了默契，进出村庄和学校一段距离时，各走各的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了一起；走着走着，又走到了分开。

走路，不经意间，就有了隐蔽。隐蔽实在是让人神往，像反特片中描述的地下工作者，那种神秘感，让你欢喜让你忧。欢喜带来甜蜜，忧伤滋生期盼。老师家长每天枯燥的唠叨，没完没了的书本、作业、试卷带来的压力，在路上被暂时撂在了身后。

光江不是个搞怪的人，在春桃和守桃面前，却很会搞笑。

农村、城市，过去还是现在，早起晚睡，顶着星星出门，披着月亮回来的总是学生。年级越高，起得越早，睡得越晚。

冬至的早晨，光江和秦昊按平常时间，六点钟出门。他们知道，差不多这个时间，春桃和守桃也会一起出来。

冬至夜不仅量不出长度，也算不出厚度。就是天地混沌。夜色无边无际，即使在早晨六点，依然深不可测。人丢进去，就没了踪影。光江和秦昊需要凭各自脚步声才能知道彼此在身边。好在路很熟。村庄的空气里满是烟火味，昨晚焚烧纸钱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，两个世界间的往来和惦记集中在一起喷发，过了一夜依然挥散不尽。

出村口不远有座土地庙。土地庙不高，却是村里中老年人心中最威严、最有力量量的建筑。逢年过节，烛光灯影闪烁，很是热闹。村里无论谁，到这里都很虔诚、有省悟，一副洗心革面的好姿态。孩子打小目睹这些场景，土地庙和庙里的土地公公给他们

的印象是温暖、和谐。秦昊和光江选择在这等春桃她们。两人歇下脚。村口有亮光在抖动，她们出来了。之前她们建议光江和秦昊也带手电，他们心里很不屑，嘴上说麻烦，就省了。

光江突然从肩上摘下书包，塞给秦昊：“拿着。”

秦昊以为他尿急：“你不会在土地庙撒尿吧！她们马上到了。”

“撒什么尿？看我在土地公公面前吓吓她们。”

光江摘下棉手套，揣进大衣兜里，把双手放在嘴边用力哈了几口暖气，双手合在一起，用力拍了几下，又弓起身子，把双手合在嘴边，鼓足劲，发出“哦，哦——，哦……”的叫声。

秦昊明白这家伙是在学鸡叫，叫得还行，中气比村里的任何一只老公鸡都足。

鸡叫没有吓着女生。她们人未靠近，手电筒的光朝他们的位置绕了几个圈，声音先送了过来。

“哟，公鸡挺卖力啊！别人没吓着，把鬼给招来。”是春桃。

听到声音，光江赶紧扯秦昊胳膊：“躲起来，躲起来。让他们找不着。”

秦昊挣开：“黑咕隆咚的，往哪躲啊？”

“土地庙后面。”

“你躲吧，我蹲路边上。”

“快点，来不及了。”

说话间，手电的光已圈住了他们。光江不死心，用手摸着土地庙的墙往后跑。他想光能刺透黑夜，总穿不过土地庙的墙壁吧。不让她们找一阵，他这只“公鸡”就白叫了。

几乎是春桃和守桃站在秦昊面前的同时，光江在土地庙后发出了一声惊叫。

秦昊把光江的书包递给守桃，拿过春桃的手电筒，扶着土地庙的墙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过去。

手电光所及，光江的一双腿插在土地庙后小沟的泥水里，手抓着墙边的一棵小树。

秦昊拉出光江，回到路上，光江瑟瑟发抖。“公鸡”变成了“落汤鸡”。四个人在黑暗中面面相觑。

春桃把手电递给光江。“赶紧回家去换，我们在这等你。”

“他这个样子敢回家，他妈不把他揍扁！”秦昊常去光江家，知道光江妈妈秦爱霞收拾光江那叫一个雷厉风行。

“那怎么办？不能这么冻着呀。”守桃也急了。

“还是我回去拿我的来给他换。”秦昊想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

光江赶紧制止：“千万别回去，你家知道，我家也知道了。”

犹豫间，光江跺跺脚，说：“赶紧走吧，走起来不冷，到学校再说。”

三个人簇拥着光江，光江可怜的双脚每迈出一步，球鞋里的泥水就嘎吱叹息一声，春桃和守桃的心就哆嗦一下。真的冷，冷得心跟着疼。

班主任是个好老师，没有多问原委，拿出自己的裤子鞋袜，给光江换上。趁早自习，春桃和守桃做贼似的赶忙将光江换下的物件，夹到女厕所洗干净，交给秦昊送到食堂烘烤。放学后，光江换上，干净利落地回家。

光江躲过一劫。他们的学生时代多了个秘密。四个人，一起的。也许多少年后，想起来，会笑，会心动，也会酸涩。人会长大，秘密青春不老。几个人经营一个秘密，是共同的幸福。

从预选到预选成绩出来，大约十天的时间。所有的人照常上课，说不清谁会上，谁会下。既然都有可能上，那就会冲高考，一天时间也不能耽搁。即使守桃做好了回家的准备，也必须坚持到成绩出来；否则就成了逃兵，心虚的弱者。一个人的默认失败，和一群人的集体失败，带来的冲击不同。人在面对失败时，总需要一个体面的台阶。与一起失败的人一起走，是最好的掩饰。

守桃不提前离开，不是欲盖弥彰。她不在乎失败，不在乎上不上大学，大学远比十一年一手拉扯大她的爸爸要显得遥远、模糊。她在乎的是，预选成绩一公布，她和春桃他们就要分开，从此，各走各的路，去过不同的日子。想到成绩公布后的日子，守桃的心就会疼痛难忍，就会默默流泪，她知道自己是舍不得他们的。这些年，除了爸爸，他们三个人，是她的情感寄托。曾经，她很知足，别人有妈妈，她有他们。他们一起长大，可是现在他们要离开了。尽管难受，守桃还是想他们三个人都能顺利过关，顺利地上大学。人可以有同样的心思，但不一定走同样的路。

明天学校将公布预选成绩，下午提前两小时放学。难得的喘息，却没有人欢呼。

满校园都充斥着高三年级一年一度的重重心事。没有人收拾